

## 難以樂觀的波蘭局勢

尹慶耀

### 一

「臨時黨大會並不生產一片麵包」。這是波蘭統一工人黨(波共)第九次臨時代表大會時，該黨第一書記卡尼亞(Stanislaw Kania)有感而發的話，它也許會成爲鐵幕內的名言。波共第九次大會，確實採取了不少「民主改革」的措施。但由於物資缺乏、物價上漲，不久就爆發了罷工和人民的抗議風潮。

波共九大於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華沙舉行，代表總數一、九六四人(實際出席一、九五五人)，其中百分之八〇是初次露面的新人，且有百分之二〇·六是「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的會員。這個工會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去年七月由肉類漲價引起的波蘭工潮，以格但斯克(Gdansk)爲中心，發展成爲「自由工會團結運動」(Solidarity Free Trade Union Movement)，被稱爲「格但斯克之夏」。格但斯克的勞工運動，迫使吉瑞克(Edward Gierak)政權於九月間垮臺。工人組成自主管理的「團結」工會以取代共黨的御用工會，並於十一月獲得波共政權的承認。「團結」工會會員已達千萬人，「團結」農民工會會員三五〇萬，在總人口約三、六〇〇萬的波蘭，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且波共黨員中有百分之三〇加入了「團結」工會，另一種說法是在三〇〇萬黨員中有二〇〇萬人成爲「團結」工會的成員(現黨員已不滿三〇〇萬)。因此，「團結」工會在波共黨內的實力，是不可輕侮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全國因反對食品加價而發生暴動，致使親蘇派的戈慕卡(Vladislav Comulka)政權崩潰，波共前第一書記吉瑞克才以改善人民生活爲號召而登臺，他甚至也還高談「尊重民主主義」。最初，他確有不差的聲望。不過，這兩項諾言，在共黨制度下都是不容易兌現的。一九八〇年九月他被迫下臺，可說是步戈慕卡的後塵，因爲他們所遭遇的問題，也是差不

多的。

波共領導階層常常利用特權營私舞弊，對於下級的意見完全不睬不理，形成一個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所說的「新階級」。吉瑞克任內的舊黨幹連同他本人有三、四〇〇人被剝奪了黨籍，其中不少正被追究刑事責任。據稱波共九大分發給代表的討論資料——「中央委員會報告」中指出，從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有五〇萬黨員因對黨失望而脫離了黨生活，其中繳還黨證自願脫黨的一九一、〇〇〇人，相當於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九·五，現有黨員已不滿三〇〇萬（一說為二九四萬）<sup>①</sup>。在九大前夕，波蘭「文化」週刊作過一次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波蘭人民最信任的第一是天主教會，第二是「團結」工會，第三是軍隊，而統一工人黨在警察之後，列居第十三位<sup>②</sup>。黨的聲望如此低落，不能不力求改革，以圖新生。九大就是一個新生的大會，以黨內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為重要課題。可是，改革會成功嗎？波共新生有望嗎？這是沒有人敢肯定作答的。

## 一一

波共九大出席代表的一大特色，是勞動者佔百分之五五，農民佔百分之九·九。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勞動者佔百分之四〇，農民佔百分之三四。這顯示知識份子、黨官僚、白領階級的比重在減輕，而工農份子的作用在上升。

九大中確有一些「民主改革」的現象。首先是幹部選舉採複數候補制（即候選名額多於當選名額）及無記名投票。這在自由世界看來乃是理所當然，但在共黨制度下却是破天荒的改革。此次中委選舉由選舉委員會照事前決定的總名額二〇〇人提出同額候選人（此乃過去慣例），然後由各地區代表向選委會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兩項合計，候選人總額已達二七九人，經票選結果新人佔百分之九〇以上，連波蘭人也感覺意外，改選後的政治局委員增至十五人，候補委員二人，其出身多為大學教授、勞動者、農民、新聞記者，由前任委員當選連任的不過六人，那意味著黨官僚比重的減少。又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二〇〇人，候補七〇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七〇人）、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九〇人）中，「團結」工會成員佔百分之一九·三，幾近二成，其中一位皮革工廠的女領班佐非亞·葛齊布 (Zofia Grzyb) 當選了政治局委員，她也是「團結」工會的成員之一。

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將出席大會的代表任期予以延長。本來黨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但大會通過若干決議，改選中央委員會等領導機構後，遂即閉幕，而代表的任期也就此終了。在新黨章中，代表任期截至下次大會為止。如果五年召開一次大會

註①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二日）第七面。

註② 「走向開放的社會主義」，日文〔世界週報〕第六二卷第三一號（日本，八時事通訊社），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第四頁。

，那麼代表任期也就延長至五年。在此期間，有代表們百分之五〇以上的同意，就可以召開非定期的大會。這就增高了黨大會的功能。

九大對於第一書記的選舉方式也有了改變。第一書記改由新的中央委員中提名候選，由黨大會直接選舉，須獲百分之五〇以上的選票始能當選，第一次不能選出，則舉行第二次投票。本次第一書記候選人原有四名，因為被目為親蘇保守派的歐爾紹夫斯基 (Stefan Olszowski) 和中間派的拉柯夫斯基 (Mieczysla Rakowski) 自行辭退，乃僅由卡尼亞及巴爾契柯夫斯基 (Kazimierz Barcikowski) 競選，結果卡尼亞當選。惟新黨章規定包括第一書記在內黨幹部任期不得超過兩任，卡尼亞已不能第三次競選。此外，新黨章規定禁止黨幹兼任政府高級職務。按前屆中央委員一四〇人多數兼為國會議員，而政府總理、副總理、重要部長均由中委兼任，今後如何調整而不妨害共黨的以黨領政，實值得注目。

在中委選舉時，軍人出身的現任總理雅魯捷爾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獲一、六一五票，卡尼亞獲一、三一五票。前任中委連任者不到百分之一〇，而「團結」工會成員佔百分之二〇。另一方面，保守派重鎮、前政治局委員格拉布斯基 (Tadeusz Grabski 八九九票) 及「團結」工會出身，改革派的中心人物費歐巴哈 (九五一票) 均行落選。因此，卡尼亞及雅魯捷爾斯基的中間路線，仍為當前的主流。茲將新選出的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成員列後，藉供參考：

## 波蘭統一工人黨(波共)中央政治局成員

政治局委員15人(有◎號者為新任，無者為連任)

姓	氏	區分	備考
卡尼亞 (Stanislaw Kania)		中間派	第一書記
巴爾契柯夫斯基 (Kazimierz Barcikowski)		中間派	兼任書記處書記
契霍維奇 (Tadeusz Czechowicz)			Lodz 縣第一書記
奇勒克 (Jozef Czyrek)		團結工會	外長
葛齊布 (女) (Zofia Grzyb)			Radom 工廠領班
枯布雅克 (Hieronim Kublak)			Krakow 大學教授
雅魯捷爾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中間派	總理兼國防部長
米斯涅爾 (Zbigniew Messner)			Katowice 經濟大學校長
拉貝斯基 (Jan Labecki)			Gdansk 列寧造船廠第一書記
米勒夫斯基 (Miroslaw Milewski)		中間派	內長

- 歐爾紹夫斯基 (Stefan Olszowski) 保守派 兼任書記處書記  
 ◎ 歐帕克 (Stanislaw Opalko) Tarnow 縣第一書記  
 ◎ 波勒布斯基 (Tadeusz Porębski) Wroclaw 縣第一書記  
 ◎ 羅馬尼克 (Jerzy Romanik) 礦工領班  
 ◎ 錫瓦克 (Albim Siwak) 華沙住宅建設工廠領班  
 候補委員二人  
 ◎ 格洛夫齊克 (Jan Glowczyk) 經濟生活雜誌總編輯  
 ◎ 莫克瑞斯查克 (Włodzimierz Mokrzyśczak) 歐爾休欽縣第一書記

波蘭統一工人黨(波共)中央書記處成員

書記八人(記號同上)

姓	氏	擔任職務	備	考
卡尼亞			第一書記	
巴爾契柯夫斯基		黨會議	政治局委員	
奇勒克		外交	外長	
枯布雅克		科學、教育	教授	
◎ 米哈勒克 (Zbigniew Michalek)		農業	歐波勒縣國營農場場長	
◎ 米勒夫斯基		行政、軍事、警察、教會	內長	
歐爾紹夫斯基		思想理論	政治局委員	
◎ 沃齊尼雅克 (Marian Wozniak)		經濟	Siedice 縣第一書記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夕刊(1981.7.21)第二面。

如右表所示，政治局為最高決策機構，然當選連任者不過四人，又新任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辦理中央委員會經常業務)書記中，多數來自基層，此亦為波共當前的一大特色。



## 三

「一方面是統一工人黨黨員，同時是團結工會成員，這並沒有絲毫矛盾。因為黨的想法和團結工會的想法，其間的差距已漸漸消失。我期待著黨和團結工會緊密的握手那一天終會到來」<sup>⑤</sup>。這是波共九大期間，一位兼有黨員和「團結」工會會員兩重身份的女性代表在螢光幕上的談話。看到前述「團結」工會成員在波共新中央所佔的比重，會想到這位代表的話是有些可信的。然而，事實却絕非如此簡單。

雅魯捷爾斯基總理採溫和的中間路線，由大會投票情形看，他已獲得絕大多數的擁護。但他不能放任各地的工人隨意罷工。因而他曾經警告說：工會要訴諸罷工手段來達到其要求的目的，政府將斷然依法予以處分。可是，「團結」工會所爭取的就是罷工的權利，而且自去年八月迄今，大約六四〇件政府和工會的合意事項，大部分也是由罷工爭取來的。曾經訪問過日本的「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Lech Wałęsa）認為，任何經濟順調的國家都會發生罷工，波蘭政府對此也應該漸漸習慣<sup>⑥</sup>。不過，他也主張對於政治性罷工要加以慎重，而較早時波蘭國營航空公司的罷工，就是一項政治性罷工。該公司總經理辭職後，從業員即以無記名投票選出新經理。但交通部不予承認，另行任命軍人出身的新經理，於是就有了雙包案。這充分顯示政府與工會的對立不易解消。

其次，「團結」工會內部並不團結一致。華勒沙是穩健派，而他的副手戈維亞茲達就是急進派，四月間兩人曾為工會領導方針在機關報上公開爭論。在九大當時的討論中，不少人曾經提出，與「團結」工會是可以合作的，但却不能容許工會內「反社會主義」份子的活動。「反社會主義」份子自係指工會內急進派而言，他們雖非主流，但其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急進派支持社會自衛委員會（KOR）和獨立波蘭聯盟（KPN）的主張。這些團體原是「團結」工會的幕後指導者，「團結」工會在未引起政府彈壓和蘇聯武裝干涉的限度內，爭取到不少權利，這些團體的幕後策劃與指導，功不可沒。不過，這些團體的組成者有不少反體制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不會以共黨有限度的改革為滿足。華勒沙也稱這些團體為「團結」工會的「雙親」，不過他雖不攻擊 KOR，却認為 KOR 想利用自己養大的孩子，並非一件好事<sup>⑦</sup>。

註⑧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第七面。

註④ 華勒沙接受〔朝日新聞〕記者訪問時語，見該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三日）第七面。

註⑥ 同註④。

最大的問題仍然來自制度。華勒沙指出，在波蘭，國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和雇主，因此，政府和其他行政機關就經常站在工會的「對面」<sup>⑥</sup>。對於經濟改革，華勒沙贊成模仿南斯拉夫的自主管理制度，波蘭政府也有此打算。南斯拉夫的制度，是由企業從業員選舉經理以表現其「自主」性，而波蘭政府似乎還沒有決心這麼做。雅魯捷爾斯基說：「生產資料是社會全體的財產，團結工會想使各企業自成財產管理者，那是從國家所有制過渡到集團 (Group) 所有制。這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何以故？因為在具有現代化設備的工廠勞動的人，和在設備陳舊的工廠勞動的人，會發生極大的差距」<sup>⑦</sup>。其實，他也言之有理。這方面政府與工會的對立，乃是制度使然。

## 四

波蘭工潮起因於經濟，而工潮使得經濟困難更加嚴重。那不是單靠民主改革就可以解決的。

和本文開始所引卡尼亞的口吻相似，九大期間一位非黨員在「華沙生活報」(Życie Warszawy) 投書說：「過去從未有在如此惡劣的經濟狀態下召開黨大會。很多人期待著大會後會有很大變化。可是從經濟方面說這是不可能的。大會生產不了一公斤肉類」<sup>⑧</sup>。

在大會的第六天，雅魯捷爾斯基總理的演說中稱：一九八一年一至六月的國民所得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五，工資上漲百分之二三，物資供應因減產結果減少百分之十，以致黑市買賣橫行。一方面輸出不振，一方面必需的食品、穀物、飼料及其他原料又非輸入不可，今年對外債務又增加三〇億美元（此乃官方數字，按去年底累計對外借款已達二七〇億美元，惟此項數字各方報導不甚一致——筆者）。拉柯夫斯基副總理也在大會中報告說：煤炭生產沒有增加，鋼鐵生產較預期為少。拖拉機配件、油料都感不足。從四月份起開始了肉類配給制度，可是連配給券上的數量也難確保。中部城市購買食品要排隊二四小時。今後情況可能更加惡劣。單只肉類配給一項，要恢復到一九八〇年的水準，最早也得等到一九八三—八四年<sup>⑨</sup>。

砂糖、牛油、食肉、穀物製品早已實行配給，八月一日起洗衣粉也實行配給制。七月底，華沙運輸工人決心定期發動罷工，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第七面。

註⑧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五日）第七面。

註⑨ 1.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日）第五面；2. 日本〔朝日新聞〕（同月廿五日）第七面；3. 〔朝日新聞〕（同月廿日）第七面。

以抗議肉類配給減少百分之二〇，而其他食品漲價百分之二〇〇至四〇〇<sup>⑩</sup>。八月三日晚，拉柯夫斯基就波蘭當前的局勢發表電視講話。他說：當前全國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生活必需品、食品和肉類的供應問題。今年肉產量將比去年下降五分之一，因此必須在八月份減少對人民的肉類供應定量。政府只能如實的有多少就提供多少。他說，如果政府想滿足七月份答應的定量，就必須再額外進口幾萬噸肉。他說，政府清楚的知道一般波蘭人的生活是困苦的。可是要想改善，需要使經濟的發動機轉動起來。他說，一週來國家所處的情況是，上街遊行就會激發人們的激動情緒，任何一點火星都有可能導致誰也無法控制的爆炸。如果這一示威浪潮不被制止，如果「同胞們」不理解這一點，那麼「我們」又將進入一個繼續動盪的時期。他希望「團結」工會通過自己的工廠組織向自己的會員解釋當前的困難，要人們忍耐。他說：示威不會使「我們」走出深淵。它會使國家解體、甚至毀滅。一切都可能付諸東流<sup>⑪</sup>。拉柯夫斯基講話時，正是華沙舉行「車隊遊行」示威的當晚，肉類配給減少百分之二〇，是經過政府和「團結」工會協議的，而華勒沙本人也認為物價必須調整。然而面對著如此艱困的生活，要人民不示威抗議，真是談何容易！儘管「團結」工會的領導者是穩健派，但它的影響力也是有限度的，更何況它本身內部也並不一致呢？

## 五

在波共九大中，雖然強調了經濟危機，但關於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以克服危機的具體方案，却極不明朗。

把失敗責任推給前任，是共黨的一貫作風，波共也不例外。他們指摘現今的經濟危機，是吉瑞克前政權的失敗所致。九大指稱在七〇年代後半，吉瑞克採取不當的經濟政策，使國民經濟負擔了過大的投資，而投資效果極低，以致耗費了龐大的財政資金。不合理的發展重工業，對西方債臺高築。又由於忽視了農業和食品工業，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綜合各項零星報導，波共為重建國民經濟，將推行經濟改革，其基本方向不外引進市場經濟的機能，擴大企業管理的自主權，並模仿南斯拉夫的自主管理制度等等。據稱中央將權力下放，擴大國營企業的自主權，經理有人事任免權，甚至可以關廠。各企業可成立自治委員會，制定投資政策、生產計劃，經營則注重利潤原則。「團結」工會且曾提出國營企業由勞動者選舉廠長等管理人員的要求。問題是改革方案即使切實可行，也不是立即可以見效的。

註⑩ 據波蘭國家價格委員會負責人（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二日）透露，牛油（butter）一磅價格由二五茲羅提（Zloty 波貨幣單位）上漲至八五茲羅提，麵包一斤

由七茲羅提上漲至二二茲羅提，砂糖一公斤由一〇·五茲羅提上漲至四〇茲羅提。此外，牛奶、火腿（ham）、麵粉等漲幅也差不多。

註⑪ 波蘭《人民論壇報》（Trybuna Ludu）報導，見中共《新華社》華沙（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電。

生活困難引起罷工，罷工又加深了經濟危機。工資提高了，每週五日工作制縮短了工作時間，而罷工本身就影響了生產，使得原已減少的輸出更加減少，而外債却相反的增加，僅僅一九八一年需要償還者就約達五〇億美元之鉅。西方的金融集團即使應允延期償還，然而那不會一筆勾銷，終究還是要償還的。最大的燃眉之急，是物資尤其是食品缺乏，即使有美國乃至法國等的救濟，但世間沒有一個國家單靠國外救濟，就能解決經濟危機的。過去由政府補貼，以維持食品價格的安定。但食品供應短缺，以致黑市價格達到官定價格的三倍至五倍，而且政府的補助金額逐年提高，目前已佔國家預算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雅魯捷爾斯基聲稱，爲了維持市場的安定，食品漲價百分之一一〇有其必要。他計劃把政府對食品的補助金額逐年壓低，到一九八五年時僅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一〇以下，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波蘭政府認爲要克服經濟危機，就要提高農業和工礦的生產量。農產、煤炭、銅、銀、硫磺等等，都是波蘭的輸出品，提高產量，增加輸出，賺取外匯，自然有利於舒解經濟困厄。可是農產、煤炭等等，也是國內人民生活必需品。過去和食品一樣，政府對於人民用煤、電、瓦斯、交通工具等也實行補貼。以煤炭爲例，其每噸生產成本爲五〇美元，輸出價格每噸一〇〇美元，國內價格僅二五美元，這等於鼓勵人民浪費<sup>⑫</sup>。而這些消費品漲價，會引起和食品漲價同樣的結果。至於農產品不足，並非由於農地不足或土壤不良，主要是政府收購價格過低，不能鼓舞農民的生產情緒，對於私營農業又特別歧視所致。波蘭政府決自明年一月起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可是這豈不又要促使食品漲價？

華勒沙說過，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波蘭人都不反對，要改變的只是經營方式<sup>⑬</sup>。這和波共的立場並無不同。大致說來，從六〇年代起，蘇聯、東歐乃至目前的中共也曾叫嚷過一時的經濟改革，但都不是制度的改變，而是技術的改良。可是弊端原本發生在制度本身，技術改良難收實效。目前波共當局似乎寄望於南斯拉夫自主管理體制的仿行。其實，據吉拉斯（Milovan Djilas）說，「自管」是他和卡德爾（Edvard Kardelj 已故）想出來的主意，時間是一九四九年，那時候南斯拉夫已經和俄國鬧翻，吉拉斯就把「資本論」拿來重讀一遍，想從中找出理由來解釋爲什麼史達林主義是壞的，而南斯拉夫路線是對的。他發現了許多新觀念，其中最有趣的是：在未來社會中，直接生產者可以藉自由組合，對生產和分配作決定。大約是一九五〇年，「自管」就開始在南斯拉夫實驗<sup>⑭</sup>。「自管」制度的由來，不過是和史達林鬧意見，它仍然是在馬克思式公有財產制內兜圈子，目前連創議人吉拉斯對它都無好評。而且，南斯拉夫本身也因為通貨膨脹、供需不平衡、物價上升，……政府要加強對經濟的統制權

註⑫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七日）第五面。

註⑬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三日）第七面。

註⑭ 吉拉斯著葉蒼譯《不完美的社會》，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三版），八一頁。

限，就與「自管」制度有所扞格。把「自管」制度看作經濟方面的萬應良方，是頗有問題的。

## 六

東歐各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基本上來自蘇聯。它們所遭遇的困難雖彼此有程度之差，但也大體相同。那麼，在波蘭實現的改革，會不會在東歐乃至蘇聯引起連鎖反應呢？華勒沙說，如果我們的實驗，會對任何國家發生作用，我們並不保留版權<sup>⑮</sup>。

自去年七月波蘭爆發工潮，繼而演變為民主改革運動以來，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反應是強烈的。包括一向標榜獨立路線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在內，東歐領袖幾乎都對此發出批評或警告之聲。

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卅一日，蘇聯「真理報」就曾對當時波共政權表示不滿，那一天波蘭政府承認了「團結」工會的成立，並保障工人有罷工權。九月一日該報抨擊波蘭罷工的指導者是反社會主義份子。十八日蘇聯、東德軍隊在波蘭邊境附近演習。十月一日蘇聯封閉其與波蘭間的部分邊界。十九日華沙公約國外長會議在華沙召開。廿二日蘇聯政治局委員基里連柯訪問波蘭。三十日東德限制它和波蘭間旅行護照免于查證的措施。十一月廿日捷克限制其人民前往波蘭旅行。廿一日東德各報指名攻擊華勒沙。廿五日波蘭邊界附近的蘇軍採取戒備態勢。十二月二日東德取消軍人休假。進入一九八一年，四月間捷共大會，布里茲涅夫親往參加，於七日發表溫和演說，期待波共自行解決其國內問題，頓使緊張情勢降低。惟同月十一日東德共黨首領洪涅克(Erich Honecker)在該黨大會中報告時暗示，不准波蘭脫離社會主義或蘇聯集團。六月九日卡尼亞承認蘇共有一封警告性的長信給波共。七月三日葛羅米柯訪波，與卡尼亞等會談，雙方發表公報，強調波蘭仍為蘇聯集團的一員。七月十四日波共第九次臨時代表大會開始，蘇聯派遣曾任蘇聯全國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格里辛(V. V. Grishin)現任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出席。八月七日蘇聯海軍在波羅的海進行五年來最大規模的兩棲作戰演習，其登陸地點距波蘭邊界僅廿四公里。又據美國NBC廣播稱，近日來蘇聯、東德、捷克等國部隊，正在波蘭周圍進行警戒<sup>⑯</sup>。十日華沙公約軍事最高統帥蘇聯元帥庫里可夫(Marschal V. Kulikov)訪問波蘭。又十三日「塔斯社」宣布，蘇聯將於九月四日至十二日在波蘭附近舉行陸海軍事演習，由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Dmitriy F. Ustinov)親自指揮。此項消息宣布時，正值波蘭「團結」工會全國協調委員會開會(八月十至十二日)之後，而目前波羅的海的俄艦已集結至百艘左右。這些顯然都是對波蘭的一種壓力。

註<sup>⑮</sup>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三日)第七面。

註<sup>⑯</sup> AAFPV時事(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華盛頓電，〔日本經濟新聞〕(同月十日)第二面。

八月十四日，卡尼亞與雅魯捷爾斯基在蘇聯的克里米亞（Crimea）同布里茲涅夫等會談。事後發表公報，其中值得注意的要點是：（一）公報指稱波蘭今日面臨的複雜而困難的局面，不僅是前此若干錯誤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種種破壞活動的結果。此等勢力使困難尖銳化，又利用此項困難使黨與人民對立。（八月）五日與七日的罷工遊行，以及反國家、反蘇的種種事件，對國家的安全與獨立、波蘭人民的生死利益，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二）波蘭的黨與政府，將與反革命的威脅從事堅決鬥爭，並以集結愛國力量，挽救國家民族，防止危機深刻化，建立國民經濟正常機能，樹立對無政府主義的防護政策為第一課題；（三）布里茲涅夫強調蘇聯人民對波蘭的情勢抱有重大關切，蘇聯對於波蘭將本一貫的國際主義立場，希望波蘭的共產主義者和「兄弟般的」波蘭人民，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工人黨，加強國內的社會主義立場，始終如一地實現第九次臨時代表大會的決定；（四）波蘭應償付的蘇聯債務可延期五年，蘇聯將追加提供波蘭輕工業原料及若干國民消費物資。波蘭的黨與政府，對蘇聯的「兄弟般」援助，表示由衷感謝；（五）蘇聯、波蘭及華約機構國家，在對外政策行動上共同一致；（六）為了加強作為歐洲與全世界安全、和平堡壘的社會主義共同體，今後蘇聯與波蘭決心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七）對於干涉社會主義國家內政的嘗試，現今依然存在。前此美國眾議院的決議即其事例。對此，蘇聯堅決支持波蘭黨的立場。此等干涉行為，是在現已緊張的國際情勢中增添新的糾紛。（八）會談是在「兄弟般的」友好與「同志的」互相理解氣氛中進行的<sup>(17)</sup>。

從右引公報的最後一點看，蘇波雙方仍有歧見，因此不用意見完全一致等字樣。不過，蘇聯目前仍不能不支持卡尼亞並予以援助，其原因當然是很複雜的。例如，蘇聯的國內困難，阿富汗問題尚難底定，干涉波蘭會使原已冷淡的東西關係更形惡化，波蘭經濟困難蘇聯無力越俎代庖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當前的波蘭問題，不同於往昔的匈牙利和捷克問題，波蘭的改革是以工農為基幹由下而上的要求，改革路線有廣大羣眾的支持，而波蘭民族與俄國歷史宿怨太深，更何況有三、六〇〇萬人口的波蘭，也決非匈、捷等小國可以比擬，蘇聯的持重是有道理的。

## 七

波蘭自去年七月發生動亂以來，迄至本文脫稿時止，波共當局既未武裝鎮壓，克里姆林宮亦未武裝干預。然而，這並不足以證明波蘭前途值得樂觀。

就共黨集團言，波共的民主改革較有成效，但那是有限度的，波共絕不可能放棄它對國家的領導，它不會變成民主世界的普通政黨。經過第九次大會，不少「團結」工會成員進入波共中央，但會後波共和「團結」的關係反多彼此猜忌。「團結」就心波共政權不願履行一年前在格但斯克簽署的協定，波共提防「團結」會變成一個反對黨。從「團結」無法利用官方新聞媒介而舉行

註<sup>(17)</sup>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第七面。



罷工停印報紙等事件看來，波共政權與「團結」工會的協調，是有其限度的。

「團結」工會內部並不完全團結。副總理拉柯夫斯基曾經說：「團結」內部有華勒沙(主席)派、戈維阿茲達(副主席)派和受社會自衛委員會(KOR)影響的華沙支部派<sup>⑮</sup>。他的話立即受到「團結」的反駁，但「團結」在全國有四個支部，各推代表組成全國協調委員會，並有由學者專家多人組成的顧問團，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要完全團結一致並非易事。現已得悉的華勒沙和戈維阿茲達曾在報端公開辯論，而以布雅克(Zbigniew Bujak)為中心的華沙支部對格但尼斯克方面似抱有一種對抗意識。

「團結」總部有意協助政府解決經濟困難，雖已爭得五日工作制但仍願每週工作六天，並屢次號召對罷工手段應慎重使用，不過它對全國各支部的約束力，也有其限度。目前，「團結」內部有人傾向於成立代表「團結」意見的新政黨，與統一工人黨組聯合政府或逕自奪取政權。另外一派則主張「團結」應限定在「自主管理」方面，即各企業、團體自選領導首長，自決營運方針，而不觸及政權問題，以避免引起國內的摩擦和來自國外的壓力。九月間「團結」將舉行首次全國代表大會<sup>⑯</sup>，其未來動向殊堪注目。

即使波共民主改革能順利推進，即使波共與「團結」之間的協調能順利進行，那也未必能使波蘭的經濟沈疴略有起色。目前的波蘭經濟似正走向全面崩潰。波共當局於八月廿一日宣布，九月一日之前，麵包價格要上漲百分之三〇。並且說，由於存貨嚴重缺乏，現行肉類分配制度無法保證繼續維持。波蘭能源和零件繼續短缺，迫使從九月一日開始取消二八班次長途火車，數百班次地方性火車以及數十條季節性路線。三千條巴士路線也將在同一日取消<sup>⑰</sup>。這些紛至沓來的困難，難期人民都逆來順受，任何一次動亂，也只會使波蘭的經濟危機更加嚴重，看來波共並無速效藥或特效藥在手。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克里姆林宮的忍耐力，也該是有限度的。它對於「團結」工會和KOR的代表克隆(Jacek Kuron)一再指名攻擊。對波共當局也曾直接間接予以警告，其軍隊不斷在波蘭周圍作示威性演習。最近，蘇共中央政治局聲明，呼籲波共政權堅守俄式馬克思主義，並重申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那個主義主張蘇聯有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利<sup>⑱</sup>。如前所述，蘇聯對波蘭問題的持重，有其種種背景原因在，但我們不能忽視：波蘭是歷史上西方國家進攻俄羅斯的通路，波蘭民主化或自由化在蘇聯東歐集團內的骨牌效果(Domino Effect)。如果蘇聯不能容許波蘭的改變越出它能容忍的範圍，則軍事干預仍將是不得已而最後使用的手段。若果有此等局面出現，西方國家又將如何因應？

一九八一年八月廿四日脫稿

註⑮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第四面。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法新社(華沙)(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二日)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四日)第一版。

註⑱ 同註⑰。